

##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地方史的编撰 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庄宇\*\*

**【内容提要】**19世纪初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史观在东欧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多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逐渐升级，民族主义问题成为俄罗斯帝国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俄国西南地区深受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影响。19世纪20至30年代，沙皇政府武力镇压民族运动，强力推广俄罗斯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处于夹缝中的乌克兰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9世纪中后期，借俄国地方史编撰的契机，经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阐释，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得以进一步丰富。特别是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和格鲁舍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和政论的出版，使乌克兰地区完成了从民俗学到史学的民族历史文化建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基本确立。

**【关键词】**乌克兰民族主义 乌克兰历史叙事 乌克兰知识分子 俄国地方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D75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6-0117(24)

19世纪上半叶，俄国打败拿破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一方面，俄国因此迎来了自身国际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这也给俄国境内的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思想的启蒙。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进入俄国，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启蒙推动了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民族自觉。亦如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在俄国观念史上，战胜拿破仑、进军巴黎，与彼得改革是

\* 本文系北京大学文科创新性项目“十九世纪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庄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同等攸关重大的要事。经此二事，俄国知觉到她的民族统一，意识到自己是欧洲大国，而且已获承认为欧洲大国”<sup>①</sup>。爱国情怀与民族主义的叠加，令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思考国家未来发展的道路，呈现批判专制主义和反思民族国家结构的双重面向。其中，乌克兰<sup>②</sup>民族知识分子也是这次思想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加上来自波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sup>③</sup>

当民族主义问题逐渐成为俄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时，俄国的历史学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1816 年，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资助下，历史学家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撰写并出版了的第一部通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史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以大俄罗斯民族（包含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俄罗斯国家史》中以“俄罗斯人”（россияне）笼统指代自古罗斯到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前生活在俄国领土上的东斯拉夫人。自此，在俄国国家主义历史学者笔下，乌克兰民族问题转化为俄国地方问题，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视为乌克兰独立国家文化象征的哥萨克，在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С. М. Соловьев）看来，仅仅是俄罗斯国家内部被反对国家权力的“冒名顶替者”（самозванцы）所利用的势力，本身即带有反国家的性质。<sup>④</sup>面对主流的俄罗斯国家历史叙事，随着基辅大学的建立而在 19 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地区史撰写，却以翔实

① [英]以赛亚·柏林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第 143 页。

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乌克兰（Украина）一词经学者考证最早出现于 17 世纪。但在 19 世纪的绝大部分文献中，无论是俄国官方还是乌克兰知识分子，更多使用“南部罗斯”（Южная Русь）或“小俄罗斯”（Малороссия）一词指称乌克兰。直到 20 世纪之后，乌克兰一词才被大量应用到文献之中。在本文中，区别使用了“罗斯”（Русь）和“俄罗斯”（Россия）的中文翻译，15 世纪之前多使用“罗斯”，15 世纪之后则采用“俄罗斯”的译法。有些历史术语特殊译法则在中文后标注俄文原文。

③ 在欧美及俄罗斯学界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乌克兰历史的大量研究成果中，较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 Serhy Yekelchu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Миллер 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иев: Laurus, 2013; [美]浦洛基著：《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史》，曾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美]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颜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 年。

④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Книга I.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С.44.

的史料来证明乌克兰独立民族的发展进程,强调乌克兰和俄罗斯民族在历史进程上的差异,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建构。科斯托马罗夫<sup>①</sup>、格鲁舍夫斯基(М. С. Грушевский)等历史学者的言论、观点在民族独特性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他们发表的历史著作和政论为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历史独立性提供了学术证据。特别是 1898—1936 年陆续出版的格鲁舍夫斯基的十卷本《乌克兰罗斯史》<sup>②</sup>,被视为乌克兰独立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扛鼎之作。美籍乌克兰史学者弗兰克·西辛(Frank Sysyn)高度评价《乌克兰罗斯史》的历史价值,称其为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的《波西米亚史》的再现,认为这部史书“构成了乌克兰人是有自己民族历史的学术证明。”<sup>③</sup>由此可见,地方史学的编撰在论证乌克兰民族独立性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也成为推动乌克兰民族运动前进的重要历史依据。

因此,本文拟在梳理 19 世纪下半叶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多重背景因素的同时,重点关注地方史编撰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推动,并分析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一、波兰民族运动与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觉醒

18 世纪以来,随着俄国地理边界的不断扩张,专制统治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俄国学者盖达(Ф. А. Гайда)认为,民族问题是最终压垮俄罗斯帝国的稻草之一,特别是在当时俄国的西南行省,民族问题相

---

① 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Н. И. Костомаров),出生于俄国沃罗涅日省,历史学家,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代表作包括《博格丹·赫梅尔尼茨基》《斯捷潘·拉辛暴动》《十五世纪末的南部罗斯》等,收录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出版社 1863—1872 年出版的 12 卷本科斯托马罗夫全集之中。科斯托马罗夫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的联邦制、强调西南罗斯和东北罗斯之间的差异等,为乌克兰历史学者撰写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② 《乌克兰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Руси)一书用乌克兰语写成,没有俄语译本。本文论述过程涉及格鲁舍夫斯基的史观和时政论,参考了他的俄文版《绘图乌克兰史》(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1913)和《解放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07)两本专著。

③ Frank Sysyn, “Introduction to Mykhailo Hrushevsky’s History of Ukraine-Rus”, in Thomas Sanders (ed.), *Historiography of Imperial Russia*, Armonk N.Y, London: M. E. Sharpe, 1999, p.344.

对集中,“相互关联的犹太人和波兰问题,以及新产生的乌克兰问题”<sup>①</sup>。整个 19 世纪,波兰人对俄国专制制度的反抗最为激烈,分别于 1830 年、1846 年、1848 年、1863 年爆发了四次起义,展现了波兰人民民族复兴的决心。格鲁舍夫斯基曾指出,帝俄时期,对于中央政权来说,相比呼声微小的乌克兰民族问题,显然反应更为激烈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引人瞩目;此外,波兰人也无视乌克兰的民族诉求。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中心地区加利西亚,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显露出来,“加利西亚的波兰政治团体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乌克兰少数民族应当成为波兰民族和政治大厦的建设资源。在这里,波兰要为自己的损失——被夺走的西里西亚和大波兰复仇”<sup>②</sup>。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乌克兰问题被掩盖在波兰民族问题之下。而且,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还需要长时间地积蓄力量。该群体内部并不团结,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在 20 世纪初对乌克兰问题就曾这样总结过:“乌克兰人自己还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因此现在提出政治自治问题还为时尚早”<sup>③</sup>。上述原因使得乌克兰民族问题在俄国社会中显现较晚,直到 19 世纪中叶,乌克兰民族复兴运动的大幕才拉开,并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展到高峰。

可以说,是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和沙皇针对波兰民族运动而在西南省份采取的应激政策共同促成了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觉醒。17 世纪中叶,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带领乌克兰地区哥萨克起义,反抗波兰人对该地区的统治。1667 年,俄波《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签订后,乌克兰地区一直处于波兰和俄国两大政治力量的中间地带,成为近代以来俄波关系发展的历史见证者。18 世纪末,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后,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归属俄国。由于历史原因,第聂伯河右岸还留有大量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在此定居,官方仍使用波兰语,此处逐渐成为波兰民族运动

① Гайда Ф. А. Кадеты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западных губерния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04-1917)// Рус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017. Т.21. С.258.

② Грушевский М. С.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1907. С.270.

③ Протоколы ЦК. Т.2. С.228-232.// Гайда Ф.А. Кадеты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западных губерния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04-1917)// Рус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017. Т.21. С.268.

的中心之一。自 1794 年科希秋什科起义爆发以来，波兰民族情绪持续高涨，面对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保守统治，波兰民族主义者于 1830 年再度发动起义，虽然最终被俄国军队镇压，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波兰人对此次起义的积极支持，令尼古拉一世意识到波兰民族运动的威胁。这次起义之后，沙皇开始在西部地区积极推行去波兰化政策，将俄语设置为必修科目并逐渐增加课时，禁止在行政机构、公共场所、商业往来文件、教会书籍等方面使用波兰语。出于对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忌惮，沙皇政府于 1833 年颁布了在基辅创建圣弗拉基米尔帝国大学（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в. Владимир）<sup>①</sup>的法令，公开支持西南地区的地方历史文献研究，企图以此减弱来自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这样一系列去波兰化的政策实施以后，事情的发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波兰因素确实减少了，但间接增强了该地区其他民族的自主意识：“政权将生活在西南省份的多数民族——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与波兰人对立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上述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发展。”<sup>②</sup>原本在俄罗斯沙皇的统治理念中，不曾出现过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其人口普查所显示的俄罗斯族，包括的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个东斯拉夫民族。但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乌克兰知识分子编写的小俄罗斯史、小俄罗斯民歌已经在当地知识分子阶层中引发了一定的反响。

令沙皇政府始料未及的是，1846 年初，年轻的乌克兰知识分子聚集在基辅大学，创立了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sup>③</sup>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极力主张建立斯拉夫民族联邦。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包括历史学家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Т. Г.

① 1833 年 11 月 8 日，尼古拉一世颁布了在基辅创建圣弗拉基米尔帝国大学（今基辅大学前身）的法令。在笔者阅读的不少 19 世纪史料中，圣弗拉基米尔帝国大学的创建时间都是 1833 年。实际的情况是，从法令的颁布到学校正式开学经历了半年多的筹备时间，该校 1834 年 7 月才正式举办开学典礼，因此也有人将 1834 年视为基辅大学的成立时间。

② Каштанова О. С.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западных губерниях России и Царстве Польском в XIX в. // Централь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9. Выпуск 2(11), Главн. ред. О. В. Хаванова. СПб.: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20. С.196.

③ 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Кирилло-Мефодиев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是生活在公元 9 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二者被誉为斯拉夫字母的创造者和斯拉夫民族启蒙思想家，俄文字母被称为“基里尔字母”亦出于此典故。

Шевченко)、民族志学者潘捷列伊蒙·库利什(П. А. Кулиш)、社会政治活动家尼古拉·古拉克(Н. И. Гулак)、自由主义社会活动家瓦西里·别洛泽尔斯基(В. М. Белозерский)。该组织仿效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先驱亚当·密茨凯维奇(Адам Мицкевич)的《波兰人之书》,①以乌克兰语完成了纲领性文件《乌克兰人的创世纪》(Книга бытия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的编写(由科斯托马罗夫执笔)。在分析《乌克兰人的创世纪》时,苏联学者诺维科夫(М. И. Новиков)总结道:“《创世纪》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乌克兰人民是完全民主的、属于同一阶级的,这是其固有的属性。哥萨克被描绘成乌克兰人民精神所特有的组织,是一个‘真正的兄弟会’,那里有完全的平等,以选举方式产生长老,长老必须‘按照基督的启示为所有人服务’。这是乌克兰人民以没有内部阶级斗争的统一(единый поток)形式发展民族主义‘理论’的开始。科斯托马罗夫在他后来的所有著作中都坚持这一观点。”②可以说,此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叙事,并未超出科斯托马罗夫的《乌克兰人的创世纪》的文本内容。1847年,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的活动被迫中止,该组织的核心成员舍甫琴科和科斯托马罗夫遭到逮捕和流放。尽管如此,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在舍甫琴科和科斯托马罗夫等人的带领下,开创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先河,在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确立的过程中具有奠基性的历史地位。

科斯托马罗夫从萨拉托夫流放地回来后,放弃了政治运动,转而投身学术研究,任职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教授俄罗斯历史。19世纪60年代,随着大改革中地方自治政策的落实,乌克兰知识分子再次聚集到帝国首都圣彼得堡,明确以“联邦制、自治”两大理念继续推动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总结先前的经验,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在对抗沙皇政府的问题上,他们和波兰民族主义者能够阵线一致、彼此支持,甚至从波兰民族主义者那里获得经验与帮助,但涉及乌克兰独立民族的阐释,波兰人仍旧不愿承认这一事实。1861年,科斯托马罗夫曾向波兰人发出呼吁:

① См. Мицкевич А. Книги народа польского и польского пилигримства. Виноградова А. К.(Перевод). М.:Русский книжник, 1918.

② Новиков М.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взгляды Т. Г. Шевченко. М.: Русский Книжник, 1961. С.239.

波兰兄弟们，是时候停止你们老旧的腔调，是时候认识到如今波兰民族在南俄罗斯区域没有任何权利；现在是时候将我们视为一个与自己平等的民族，尊重我们对自己民族力量独立和谋求独立发展的愿望，而不是将我们视为一个既没有特殊性、也没有明确性格的、只适合以原材料的形式服务于波兰民族性的乌合之众。<sup>①</sup>

因此，19 世纪下半叶，乌克兰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身处波兰和沙俄两大势力夹缝的艰难处境后，他们更加坚定以联邦制实现地方自治，平衡该地区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最终实现乌克兰民族的独立。

作为 19 世纪俄国广泛讨论的联邦制思想的拥趸，科斯托马罗夫在此期间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联邦制的思考。他有关罗斯“联邦制起源”的学说在理论层面对基辅历史学派史观和乌克兰民族历史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斯托马罗夫在古罗斯历史起源和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展开了关于东斯拉夫人联邦制起源的探讨，该思想集中体现在 19 世纪下半叶发表的《古罗斯联邦制起源的思考》（1861）以及《古罗斯统一国家的起源》（1870）两篇文章中。科斯托马罗夫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罗斯早期国家的组建形式充分认可、并鼓励地方的独立性：

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上，长久以来，国家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不仅塑造了东斯拉夫人的日常生活习俗，还将这片土地的完整性与统一性、它各个部分的分散性以及这些分散的部分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俄罗斯国家体制起源的路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全部罗斯国土（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的汇聚为一体；另一方面，在其国家体制下形成诸多政治共同体，它们在保留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也始终保持互相之间的联系与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即通过它们的联合表现出来。<sup>②</sup>

科斯托马罗夫进一步论证了统一罗斯国土之下的各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起源、生活习俗和语言；统一的王公血统世袭；基督教信仰和统一的教会”<sup>③</sup>。在这个维度上建立起来的是封建领地市民大会的罗斯（Удельно-вечевая Русь），维彻（Вече 的音译，指罗

①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Правда Полякам о Руси// Основа. 1861. №10. С.112.

②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Мысли о федеративном начале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Пб., 1861. С.1.

③ Там же. С.16.

斯时期的市民大会)是罗斯直接民主制度的雏形。而面对当下君主专制制度的俄国,科斯托马罗夫强调外部力量对历史走向的影响。他认为,是蒙古鞑靼的入侵改变了罗斯的联合方式,从联邦制思想下形成的封建领地市民大会的罗斯演变为专制制度的罗斯:

在鞑靼入侵前的阶段没有出现任何未来的专制制度的基础,至少没有自觉倾向。在封建领地市民大会体制下没有出现任何的信号说明不走向专制秩序。<sup>①</sup>

因此,科斯托马罗夫认为,从罗斯历史发展的初期来看,在保留形式上统一的情况下,联邦制的罗斯保障了各地语言、风俗、文化独特性,而且这种地方独特性并不会导致罗斯的分裂,只会消弭分歧。“这就是所谓的起源,连接了内部所有的土地,足以保障这些土地不会被分裂,但又能各自独立,不至于使地方力量过于强大,导致阻碍所有地方融为一体。自然和历史环境,所有的因素都使得罗斯人民的生活走向地方特色,同时地方之间又能形成有保障的联系。因此,罗斯更倾向于联邦制,这里所说的联邦制只是个形式,是其内在联系外化的一种表现”<sup>②</sup>。针对科斯托马罗夫的联邦制起源学说,俄罗斯史学史研究者拉恰耶娃(М. Ю. Лачаева)认为,科斯托马罗夫此语从历史学角度来解释,讲的是“关于地方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sup>③</sup>而阻断地方特色发展的是莫斯科公国的力量,其中参杂了来自芬兰、蒙古鞑靼的影响。

显然,联邦制起源学说的阐述意在对抗专制君主制度。科斯托马罗夫在解释罗斯联邦制起源的同时,一再强调罗斯各地语言、民俗文化的差异性。在他的理念中,蒙古鞑靼入侵后,罗斯一分为二,南部罗斯和东部罗斯,两部分的分界线在今天的大诺夫哥罗德。俄罗斯法学家帕霍莫夫(В. Г. Пахомов)在讨论 19 世纪俄国民族区域联邦思想时,也谈到了科斯托马罗夫的联邦制理念,并称其为“温和的联邦主义”,虽然强调差异,但并未彻底割断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精神和文化联系。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被乌克

①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Начало единодержавия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Н.И. Костомарова. Книга Пята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К. Вульфа, 1905. С.41.

②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Мысли о федеративном начале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Пб., 1861. С.38.

③ Лачаева М. Ю.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до 1917 г. Т.2. М.: Гуманитар.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2004. С.155.



兰民族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在他本人的学术权威加持下，温和的联邦主义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地方自由主义派，还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各位代表人物”<sup>①</sup>。

20 世纪初，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格鲁舍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了科斯托马罗夫的联邦制思想，呼吁在俄国内部减少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民族区域自治（националь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格鲁舍夫斯基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需要一定新式国家体制的基础。民族的原则应当构建于所有地方社会团体的基础之上，自农村公社至最小的地方单位，所有类型的选区及其省会的分支机构——对于这些选区和部门有足够的民族学意义上的地域（территория）和民族群众。如果说达到了这个最低要求，即认为是可以构成自我管理的民族地域，并且应该为其组建相应的自治秩序”<sup>②</sup>。关于这些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应该有多广泛，格鲁舍夫斯基则认为越多越好，在保证民族地方自治的前提下，形式上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从这一点来看，格鲁舍夫斯基并未脱离科斯托马罗夫的联邦制思想，而是根据时代条件，提出了更具体的实践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格鲁舍夫斯基所阐述的民族学意义上的“地域”，指的是某一民族历史生活区域。具体到乌克兰民族，其世代居住的区域包括“在西面占据了维斯瓦河右岸的支流地区，在东部占据了北高加索的大部分区域，北临普里皮亚季河。”<sup>③</sup>显然，格鲁舍夫斯基所划定的乌克兰民族历史居住地无论是在 20 世纪初还是今天，都会引发一定的争议。

## 二、浪漫主义思想启蒙下的乌克兰历史书写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由于俄国地理位置远离欧洲中心，因而习惯将俄国视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潮流覆盖不到的“边缘”地区。但回顾俄国 19 世纪的社会思潮，不难发现，当时欧洲极为兴盛的浪漫主义思想对俄

① Пахомов В. Г. Иде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в XIX в. //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ВД России. 2014. №12. С.60.

② Грушевский М.С.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1907. С.78-79.

③ Там же. С.13.

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提到过，浪漫主义在西欧和俄国的同步，可能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无心之举，为避免法国大革命思想进入俄国，尼古拉一世派遣俄国青年去德意志游学，结果适得其反，造就了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俄国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伯林所总结的，“浪漫运动之兴起与俄国进入欧洲凑巧同时并至（确是巧合）”<sup>①</sup>。因此，在分析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的建构过程中，不可忽视来自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的启蒙和影响。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民俗学说对浪漫民族主义思想在波兰以及俄国西南省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民俗学研究者威尔森（William A. Willson）指出，“浪漫民族主义很显然是一场民俗学运动”<sup>②</sup>。赫尔德的民俗学思想以民歌和历史两大元素为根本，回溯民族过往的历史，重新凝聚民族情感。民俗学家止步于此，而民族主义者则在建构地方历史的同时，尝试恢复历史上的荣耀。威尔森在其研究中对浪漫民族主义进行了如下概括：“浪漫民族主义强调激情和本能，否定理性；强调民族差异，否定民族共同志向。最重要的是，强调用传统和神话来构建民族，而不用当前的政治现实。”<sup>③</sup>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 19 世纪波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的建构案例时，可以发现其中的浪漫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sup>④</sup>比如格鲁舍夫斯基提出，应当在搜集乌克兰民歌过程中唤起民族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尊敬与热爱：

① [英]以赛亚·伯林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第 144 页。

② [美]威尔森著：“赫尔德：民俗学与浪漫民族主义”，冯文开译，《民族文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76 页。

③ 同上，第 172 页。

④ 格鲁舍夫斯基在其《绘图乌克兰史》一书中，肯定了浪漫民族主义对乌克兰地区的影响，并委婉说明这种思潮源于波兰等邻国：“18 世纪欧洲浪漫派民族主义开始发挥广泛影响：从编写古代文献开始，作家们开始效仿古人对本民族地方的传统产生兴趣，开始仔细搜集民间传说，民间创作引起了格外的关注。这样的潮流从英国和德国传过来，在西斯拉夫人中引发了对民间创作、朴素的民间语言的强烈兴趣。这一点对于俄罗斯、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来说有着重要意义。迄今为止，他们在自己的人民之中只看得见无知大众被剥夺了所有的文化财产，不得不借用更加文明的邻居的启蒙残羹。”引文参见 Грушевский М. С.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СПб.: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13. С.492.

如今对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民族诗歌的兴趣使得知识分子们以另外的眼光看待乌克兰人民……在乌克兰新一代知识分子眼中，这些乌克兰普通百姓成了生活之美和真理的承载者。<sup>①</sup>

这恰恰是赫尔德倡导的民俗学理念作用的结果，通过对过往的神话、传说和习俗的回顾，逐渐区分出“我们”和“他们”，在此之后，那些尚处于混沌之中的族群被激发出民族责任感和民族独立意识。由此可见，赫尔德的学说在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早期基辅历史学派的学者多从事西南罗斯地方文献和民间诗歌的相关研究。这一学术“复古”的倾向，亦如萨弗兰斯基所强调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骄傲的个人主义一直到面对民族文化那些古老明证的谦恭，引发了西方精神一次真正的转折。”<sup>②</sup>正是在对地方民间诗歌、故事和习俗的探寻中，激发了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而古代文献的搜集，不仅令乌克兰知识分子对地方文化的丰富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学术上的论证加速了对自身历史独立性认知的形成。

在乌克兰民族精英的努力之下，19 世纪上半叶乌克兰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已经初见体系，其中，米哈伊尔·马克西莫维奇将乌克兰民歌进行了系统化研究，相继出版了《小俄罗斯民歌》（Малороссийские песни, 1827）、《乌克兰民歌》（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1834）、《乌克兰歌曲的音调》（Голос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песен, 1834）等作品，以实践从赫尔德所倡导的从民歌中找回对人民的尊重，并实现对历史过往的重建。马克西莫维奇出生于乌克兰佐洛托诺沙（Золотоноша）地区，后进入莫斯科大学语言学系学习，1823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833 年获得教授头衔，随后被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sup>③</sup>指定为基辅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研究乌克兰和俄罗斯民歌的过程中，马克西莫维奇发现了二者紧密联系之下的不同，亦即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同源但又互相独立的民族。但由于当时卡拉姆津（Н. М.

① Грушевский М. С.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СПб.: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13. С.492.

②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2 页。

③ 乌瓦罗夫（С. С. Уваров）于 1833—1849 年担任俄罗斯帝国国民教育大臣。

Карамзин) 12 卷本《俄罗斯国家史》(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已经出版,这部俄罗斯国家史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授意之下完成的,作为第一部由俄国历史学家撰写的系统性本国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在学界享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若要从学术上逆转卡拉姆津笔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历史的连续性,进而证明乌克兰民族历史的独立性,此时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学术积累还太过薄弱。马克西莫维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834 年,接受“政治”任命的马克西莫维奇来到了基辅就职,1835 年便以此为契机,仿照 1804 年莫斯科大学建立的古代历史文献协会,在基辅大学设立了基辅古代历史文献协会,对基辅地区的历史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但由于资助有限,该组织的工作只是有限地展开。1841 年,马克西莫维奇给当时的基辅总督比比科夫<sup>①</sup>写信,建议创建一个类似莫斯科古代历史文献协会的组织。在比比科夫的活动之下,协会的性质从纯粹的“学术团体”转变为“政府机构”。比比科夫认为,考虑到波兰民族运动在西南省份的影响,“历史科学应当为它所从属的国家和爱国主义的行政机构提供帮助,负责研究历史的学术团体应当成为行政机构中的一员”<sup>②</sup>。最终,1843 年,基辅古代文书整理临时委员会(Киевская врем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для разбора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以下简称“基辅委员会”)在政府的指导和资助之下建立,并官方指定该委员会搜集基辅州、波多里亚州和沃伦州修道院中所藏的历史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起初沙皇同意在基辅大学设立基辅委员会,意在摆脱波兰文化对西南行省的影响,亦如俄罗斯学者米勒所指出的,“其主要目的不是公布那些证明小俄罗斯历史独特性的古代文书,而是要向世人展示从波兰控制下回归俄罗斯帝国那些省份的文献中有俄罗斯因素的存在”<sup>③</sup>。但基辅委员会的实际工作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反而为乌克兰历史独立性提供了更多的实际证据。比如该委员会自 1859 年到 1914 年出版了共计 35 卷本的《西南罗斯历史档案》(Архив Юго-западной Руси)。在这些史料基础上所撰

① 德米特里·加夫里洛维奇·比比科夫(Д. Г. Бибиков, 1792-1870),出生于俄罗斯帝国梁赞省,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官僚,1837—1852 年担任基辅总督,1852—1855 年担任俄罗斯帝国内务大臣。

② Левицкий О. И. 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е Киев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для разбора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 Киев: тип. С. В. Кульженко, 1893. С.11.

③ Миллер 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иев: Laurus, 2013. С.69.

写的地方史，进一步证明了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两个民族的不同，推动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根据乌克兰历史学家列维茨基（О.И. Левицкий）的记录，基辅委员会在 1843 年正式建立之前，其初始成员有基辅大学校长马克西莫维奇，基辅大学教授齐赫、达尼洛维奇、奥兰斯基，以及地方古典文学爱好者安年科夫、别林斯基和洛赫维茨基等 7 人。<sup>①</sup>随着委员会的正式建立，在基辅大学逐渐聚集起了一批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凭借扎实的史料基础，展开了西南罗斯地方史的研究。这便是后来闻名全俄的“基辅历史学派”的最初起源。

随着基辅历史学派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和一系列作品的问世，奠定了基辅历史学派在整个东斯拉夫世界的学术地位。俄罗斯学者谢尔盖·米哈尔琴科（Сергей Михальченко）对基辅历史学派的起源、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该学派代表人物为法学家伊万尼舍夫（Н. Д. Иванишев）、历史学家安东诺维奇（В. Б. Антонович）、多夫纳尔-扎波利斯基（М. В. Довнар-Запольский）、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М. Ф.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Буданов）、列昂托维奇（Ф. В. Леонтович）及其弟子们。<sup>②</sup>该学派创始人之一伊万尼舍夫（Н. Д. Иванишев）教授从事斯拉夫法制史研究，著有《西南罗斯古代村社研究》<sup>③</sup>。米哈尔琴科认为，正因为伊万尼舍夫关注联邦制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有关联邦制的观点在其作品中多有体现，因此伊万尼舍夫和上文中详细介绍的“联邦制起源”学说提出者科斯托马罗夫两人共同奠定了基辅历史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方法论基础。接下来历史学家们则从联邦制出发，利用“基辅委员会”文献之便利，以学术专业的方式呈现乌克兰地方史。乌克兰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是 18 世纪以前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历史（见表 1），正如美国学者西辛所说，“当时该地区并不是俄罗斯国家的一部分”<sup>④</sup>。

① Левицкий О. И. 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е Киев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для разбора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 Киев: тип. С. В. Кульженко, 1893. С.7.

② Михальченко С. И. Киев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История. 2019. Т.64. Вып.1.

③ Иванишев Н. Д. О древних сельских общинах в Югозападной России. Киев: Киев. археогр. комис., 1863.

④ Frank Sysyn Introduction to Mykhailo Hrushevsky's History of Ukraine-Rus', p.349.

表 1 基辅历史学派代表学者的著作（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

序号	著作
1	伊万尼舍夫：《西南罗斯古代村社研究》 Иванишев Н.Д. О древних сельских общинах в Юго-западной России. Киев, 1863.
2	安东诺维奇：《15 世纪中期前立陶宛大公国史纲》 Антонович В.Б.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жества Литовского до половины XV столетия. Киев, 1878.
3	戈卢博夫斯基：《鞑靼入侵前的佩切涅格人，托尔克人与波洛维茨人：9—13 世纪南俄草原史》 Голубовский П.В. Печенеги, торки и половцы до нашествия татар: История южных русских степей IX-XIII вв. Киев, 1884.
4	安德里亚舍夫：《14 世纪前沃伦公国（国土）史纲》 Андрияшев А.М.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Волынской земли до конца XIV столетия. Киев, 1887.
5	巴加列伊：《新罗西斯克的殖民与其文化之路的开端》 Багалеи Д.И.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Нов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и первые шаги его по пути культуры. Киев, 1889.
6	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15 世纪中叶到卢布林联合（1569）期间的西南俄罗斯人口》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Буданов М.Ф. Население Юго-Западной России от половины XV в. до Люблинской унии (1569 г.). Киев, 1891.
7	格鲁舍夫斯基：《自雅罗斯拉夫去世到 14 世纪末基辅公国史纲》 Грушевский М. С.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евской земли от смерти Ярослава до конца XIV столетия. Киев, 1891.
8	丹尼列维奇：《15 世纪前波洛维茨地区史纲》 Данилевич В.Е.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олоцкой земли до конца XIV столетия. Киев, 1896.
9	马克西姆科：《卢布林联合前的立陶宛-俄罗斯国家的议会》 Максимейко Н.А. Сеймы Литовско-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до Люблинской унии 1569 г. Харьков, 1902.
10	亚辛斯基：《16—17 世纪西部俄罗斯和波兰的昼夜时间计算》 Ясинский М.Н. Счисление суточ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Западной России и в Польше в XVI-XVII вв. Киев, 1902.
11	什帕科夫：《由弗洛伦萨联合到牧首制确立之间的莫斯科国家中的政教关系》 Шпаков А. 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в их взаим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от Флорентийской унии до учреждения патриаршества: княжение Василия Васильевича Темного. Киев, 1904.
12	格涅武舍夫：《17 世纪诺夫哥罗德宫廷领土中的分地》 Гневущев А. М.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выть в землях дворцовых в XVII в. Киев, 1912.
13	利亚斯科夫斯基：《封建领地市民大会时期的基辅维什哥罗德》 Ляскоронский В. Г. Киевский Вышгород в удельно-вечевое время. Киев, 1913.
14	格鲁舍夫斯基：《绘图乌克兰史》 Грушевский М. С.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СПб., 1913.
15	格鲁舍夫斯基：《14—16 世纪的立陶宛大公国城市史》 Грушевский А. С. Города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жества Литовского в XIV-XVI вв. Киев, 1918.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sup>①</sup>

① 作者根据俄罗斯学者谢尔盖·米哈尔琴科的研究成果《基辅历史学派》中所列出该学派代表人物为线索，并结合自己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网站搜集到的专著，最终整理而成。См. Михальченко С. И. Киев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стория. 2019. Т.64. Вып.1. С.53-69.

基辅历史学派以基辅大学历史-语言系为中心,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在 19 世纪末期达到顶峰。十月革命以后,基辅历史学派最终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走向衰落。回顾基辅历史学派的鼎盛时代,它的学术影响力可以同更早建立的莫斯科历史学派和圣彼得堡历史学派平分秋色。近几年国内学界较为熟知的史学家、政治家、乌克兰中央拉达第一任主席格鲁舍夫斯基也是基辅历史学派的成员,属于该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sup>①</sup>在基辅历史学派的影响下,乌克兰独立民族历史的撰写逐渐走向成熟,格鲁舍夫斯基 10 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史》和《绘图乌克兰史》等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乌克兰民族独立历史进程的史学根基。应当说明的是,格鲁舍夫斯基的史学观点在当时是被俄国官方所极力否定的。俄乌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亦在此处:谁是基辅罗斯的真正继承者?乌克兰历史学者们认为,12—14 世纪,乌克兰在继承基辅罗斯遗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身的民族历史,后来虽然依附于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但仍然保有自身历史文化的独立性;尽管 17 世纪中叶哥萨克赫梅尔茨基带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进入了俄国,但右岸地区在 16—18 世纪依旧独立于俄罗斯国家。通过地方史的撰写,历史学家们学术性地论证了乌克兰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 三、俄乌历史叙事的分流:以基辅罗斯继承者与哥萨克形象为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辅历史学派的历史学家们热衷于地方史撰写,但受 1863 年瓦卢耶夫法令(Валуевский циркуляр)<sup>②</sup>的限制,导致这些历史学家们只能以俄文而不是乌克兰文进行公开发表。尽管如此,在基辅历史学

<sup>①</sup> 格鲁舍夫斯基师从基辅历史学派第一代研究者安东诺维奇,据史料记载,安东诺维奇本人也积极参与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

<sup>②</sup>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瓦卢耶夫(П. А. Валуев, 1815-1890),俄国国务活动家,1861 年大改革期间出任俄罗斯帝国内务大臣。随着俄国地方自治的发展,乌克兰知识分子积极推动西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构建。19 世纪 60 年代,他们提出将乌克兰语(当时使用的是 малороссийский язык,即小俄罗斯语)用于教学、圣经,将其提升为西南地区的官方书面用语。这一主张遭到了沙皇政府的反对。1863 年,内务大臣瓦卢耶夫颁布法令,禁止以小俄罗斯语出版宗教、教育类的书籍,史称“瓦卢耶夫法令”。(转下页)

派的学术研究成果作用之下，乌克兰精英们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经过科斯托马罗夫和格鲁舍夫斯基等人的阐释，俄乌历史叙事呈现明显的分化。此外，以科斯托马罗夫、格鲁舍夫斯基为代表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观点最终走出了历史学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期刊上发表政论，在俄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反响。

1861—1862 年，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圣彼得堡创建了《根基》（Основа）杂志，他们在该杂志上系统阐释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原核心成员库利什和科斯托马罗夫参与了《根基》杂志的出版工作，新一代的乌克兰历史学家安东诺维奇（В. Б. Антонович）也参与其中。众多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在《根基》上用相当多的笔墨讨论推广乌克兰语和乌克兰地方史研究，而这些问题的共同指向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建构。

科斯托马罗夫 1861 年发表在《根基》杂志上的《两个罗斯民族》（Две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ости）一文，详细阐述了自古以来乌克兰作为独立民族的历史事实。科斯托马罗夫认为，从“罗斯”一词的最初指代区域来看，“这一词指的是现今的俄罗斯西南地区的统称，”外国传教士的文献中也是以罗斯指代“在这里定居着部分单独的斯拉夫民族，现如今被赋予新的南罗斯（южнорусский）或小俄罗斯（малороссийский）的称呼。”<sup>①</sup>并且他还指出，早在蒙古人入侵前的公元 11 世纪就可以明显区分出以基辅、沃伦和加利西亚为中心的西南罗斯和以苏兹达尔、罗斯托夫、穆罗姆和梁赞等城市为中心的东北罗斯，西南罗斯以斯拉夫人为主，而东北罗斯此时已经出现了斯

---

（接上页）瓦卢耶夫法令最终否定了乌克兰知识分子们的提议：“我们的报刊上已经争论了很久关于独立的小俄罗斯语文献存在的可能性。这个讨论是由某些缺乏杰出天赋和自主原创性的作家提出来的。最近关于小俄罗斯语文献的问题，由于政治环境而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兴趣，因而带有了另外一种特点。原有的小俄罗斯语文献仅限于南部俄罗斯受教育的阶层，而现在小俄罗斯民族性的拥护者们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到那些完全没有开化的民众，借口普及识字率和启蒙，实际上这些人致力于借此实现自身的政治意图，主张出版基础读物、识字课本、语法书、地理书等。根据审查机构的决议，允许出版文艺小说一类的小俄罗斯语作品；暂停出版宗教内容、基础教育教科书一类的小俄罗斯语出版物。” См. Миллер 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иев: Laurus, 2013. Приложение 1.

①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онографи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ом I).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1863. С.230.



拉夫人和芬兰人的混合；且此时“南部罗斯人民已经有了统一的意识，”<sup>①</sup>而东北部尚处于分裂状态（即今日史书中所讲的封建割据）。另外，从 19 世纪留存的编年史书中，早期对罗斯的记载多指西南罗斯，“12 世纪中叶以前，我们对东北罗斯所知甚少。当时的编年史仅仅记录南方的事件。”<sup>②</sup>随着斯拉夫世界逐渐强盛，“罗斯”一词开始指代东斯拉夫世界的大家庭，但科斯托马罗夫坚持从浪漫民族主义叙事出发，认为基辅、沃伦和加利西亚地区文献提及的“罗斯”，指的是“以自然区域、民族、社会和家庭的日常习俗等一致性特点被认定是罗斯的人，”<sup>③</sup>但如果从日常习俗、地方民歌的角度来看，东北罗斯内部之间的差异性更为明显，从广义的斯拉夫大家庭角度来说，东北罗斯的人民可称呼为罗斯人，但具体来说他们是特维尔人、苏兹达尔人、莫斯科人；而南部罗斯则不同，在 17 世纪之前，他们只认同“罗斯”这一民族定义，直到 17 世纪才出现“乌克兰”、“小俄罗斯”和“盖特曼省”这样具有民族标识的称呼。格鲁舍夫斯基继承并发展了科斯托马罗夫在《两个罗斯民族》中的观点，他笔下的乌克兰史，通过具体细节进一步强调了 12 世纪后西南罗斯与东北罗斯在文化上的异质性。格鲁舍夫斯基认为，乌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在与蒙古鞑靼人的交锋中顽强抵抗，并列举了当时该地区王公丹尼尔采取的与苏兹达尔王公不同的应对鞑靼人的策略，丹尼尔没有马上向拔都投降，而是选择与之周旋。甚至计划联合天主教的势力来对抗拔都，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保留了加利西亚-沃伦公国的独立性。而东北罗斯的“苏兹达尔王公雅罗斯拉夫第一个向拔都投诚，并宣示确认自身的势力范围。”<sup>④</sup>自此以后，依附于蒙古鞑靼的东北罗斯，其文化中自然而然受到了蒙古鞑靼的影响，不再是纯正的基辅罗斯文化的延续。

科斯托马罗夫从地域（基辅城为中心的区域）、民族认同、民风民俗等层面认定乌克兰是“基辅罗斯的真正继承者”。显然，无论是在历史上的 19 世纪，还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俄国史学界都没有接受以科斯托马罗夫为

①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онографи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ом I).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1863. С.236.

② Там же, С.234.

③ Там же, С.231.

④ Грушевский М. С.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СПб.: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13. С.114.

代表的乌克兰民族历史学家的叙事。比如同是“城邦说”代表人物的俄国史学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弗罗亚诺夫（И. Я. Фроянов）和他的学生德沃尔尼琴科，<sup>①</sup>在研究中都强调各城邦政治上的独立性。他们指出，自 11—12 世纪，罗斯逐渐分裂为若干个大的城邦，包括加利西亚-沃伦罗斯、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罗斯、诺夫哥罗德罗斯三个中心。西南地区的加利西亚，据编年史记载建城于 1141 年左右，到 12 世纪上半叶，加利西亚地区已经脱离对基辅的依附而成为独立的城邦。<sup>②</sup>由此可见，弗罗亚诺夫和德沃尔尼琴科等俄国学者并不认同科斯托马罗夫的“南部罗斯在当时显现出统一意识”，而是强调相对独立的三个政治中心在罗斯遗产继承上的平等权利，最终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罗斯，即莫斯科公国逐渐强大，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

亦如俄罗斯研究者米勒所总结的，“构建独特的小俄罗斯或乌克兰民族认同，是《根基》杂志政论家们关注的核心。这种类型的民族话语构建的重点，是乌克兰语的独立性问题，以及历史和民族性格等问题”<sup>③</sup>。19 世纪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与当时俄国境内知识分子之中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紧密相关。19 世纪俄国境内的热点问题，如波兰民族运动、俄罗斯帝国西部行省的犹太人问题，以及“乌克兰问题”，都曾在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表的政论文章中讨论过。当时普遍流行的知识分子刊物，如《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俄罗斯公报》（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等，都有发表针对乌克兰问题的文章，并对《根基》等宣传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刊物进行评论，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司徒卢威（П. Б. Струве）等人皆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过相关言论。《根基》上发表的

① 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德沃尔尼琴科（А. Ю. Дворниченко），历史学博士，教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院俄国史教研室（远古到 20 世纪前）主任，其研究领域为古罗斯城邦。1988 年，德沃尔尼琴科与老师弗罗亚诺夫合作出版了《古罗斯的城邦》一书，此外，他主编的《俄国史：从远古到 20 世纪初》（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Ю., Кашенко С.Г., Кривошеев Ю.В., Флоринский М.Ф.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Пб.: Изд-во СПбГУ, 1992.）于 1992 年出版，是俄国学界评价较高的一本历史教科书，该书中也表达了弗罗亚诺夫学派的主要观点，即古罗斯的政治制度为城邦。

②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Кашенко С. Г., Кривошеев Ю. В., Флоринский М. Ф.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Пб.: Изд-во СПбГУ, 1992. С.30.

③ Миллер 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иев: Laurus, 2013. С.93.

言论引起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关注，在这一时期，推广乌克兰语教学在政论性杂志上被广泛讨论。

但是，受 1863 年波兰起义的影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加快了对乌克兰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随着瓦卢耶夫法令的出台，已经在讨论中的乌克兰语基础教科书出版计划中止，这次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俄国君主政权之间的对立。此时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了奥匈帝国治下的加利西亚，在那里出版乌克兰语（埃姆斯法令中使用了 малорусское наречие，即小俄罗斯方言）读本并运回俄国，在西南地区流传。此举不久便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进一步打压。1876 年 5 月 18 日，正在外出巡的亚历山大二世紧急颁布了埃姆斯法令（Эмский Указ），宣布：鉴于亲乌克兰派危险活动已经干扰到国家层面，因此内务部严令禁止从境外向俄罗斯帝国输送小俄罗斯方言出版的书籍；禁止在俄罗斯境内出版除古代历史文献以外的任何小俄罗斯方言书籍；禁止在公开场合如戏剧表演、乐谱、演讲时使用方言；国民教育部则禁止以小俄罗斯方言进行教学；高度关注哈尔科夫、基辅和敖德萨学区教师的个人倾向，需与亲乌克兰派保持距离等等。<sup>①</sup>

1863 年起义后，俄国在西南地区实施的一系列俄罗斯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俄乌历史叙事的分化。特别是在对哥萨克形象的构建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

乌克兰历史学者笔下的哥萨克是乌克兰民族的一种象征。乌克兰史家笔下的哥萨克形象与文学作品中的如出一辙——热爱自由、骁勇善战、不拘小节。乌克兰哥萨克的崛起与对抗克里米亚鞑靼人紧密相关。格鲁舍夫斯基在《绘图乌克兰史》中描绘了保卫人民的英雄哥萨克形象，他们敢于对抗鞑靼人，为保护当地人民不被当作奴隶贩卖到奥匈帝国做出了卓越贡献。哥萨克成了人民的英雄，被编入民歌传唱。与此同时，人民对哥萨克不可战胜的力量满怀信心，“更多人想加入哥萨克，越来越多人想成为哥萨克”<sup>②</sup>。格鲁

① См. Выводы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для пресечения украинофиль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после исправлени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замечаниями, сделанным Александром II 18 мая в г. Эмс.// Миллер 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иев: Laurus, 2013. Приложение 2.

② Грушевский М. С.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СПб.: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13. С.179.

舍夫斯基还强调了哥萨克道德上的高尚情操，没有足够的武器和资金，却能够勇敢对抗当时横行东欧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帮手克里米亚鞑靼人，这需要无尽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然而，几乎跟格鲁舍夫斯基同一时期的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却指出，俄国史叙事中的哥萨克被视为出逃的农民，其成分复杂，内部混杂了逃犯、受洗过的鞑靼人等。因此，哥萨克的聚集地被其称为“造反的巢穴”。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哥萨克是不受任何国家和信仰制约的“乌合流窜之众”，缺乏道德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反抗当权者，即便是在波兰-立陶宛治下，哥萨克也不曾表现出对国家主体的归属感：“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比克里木或土耳其还要凶恶的敌人，并且从 16 世纪末叶起以双倍的疯狂开始对它进行颠覆。这样，小俄罗斯哥萨克便成了没有祖国，也就是说，没有信仰的人群。当时东欧人的整个精神世界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彼此紧密相连的、即祖国和祖国的上帝的基础之上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既没有给哥萨克以祖国，也没有给他们上帝。”<sup>①</sup>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乌克兰哥萨克的复杂性来自于国际环境，“小俄罗斯的国际环境使这群乌合流窜之众道德败坏，妨碍了他们在小俄罗斯产生公民感。哥萨克习惯于把邻国——克里木、土耳其、摩尔达维亚、乃至莫斯科——看成是掠夺的对象，看成是‘哥萨克的谋生之道’”<sup>②</sup>。俄国侨民历史学家乌里扬诺夫<sup>③</sup>在《乌克兰分离主义》一书中，继承了俄国史学界对哥萨克的定位，认为“哥萨克的精神内核是反国家。”<sup>④</sup>因此，在哥萨克治下的乌克兰，充满了政变，推翻盖特曼的统治习以为常，这种政治不稳定性也不可能促进独立国家的创建。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俄乌历史叙事的分流，既与俄国在西南地区所施行的俄罗斯化政策密切相关，又与俄国知识界的民族观念冲突相联系。在政治高压和理念冲突的双重作用下，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一再被激化，随着乌克兰民族文化和历史独立性叙事的深入发展，其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内

①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三卷），左少兴、徐天新、谢有实、张蓉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5-96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乌里扬诺夫（Н. И. Ульянов）是圣彼得堡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普拉东诺夫（С. Ф. Платонов）的高足，二战后移民美国。

④ Ульянов Н.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Нью-Йорк, 1966. С.21.

容和诉求也逐渐清晰起来，最终奠定了乌克兰走向民族独立的思想基础。

#### 四、结 语

通过对 19 世纪中后期乌克兰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史书、政论性文章的分析 and 总结，不难发现，以基辅大学为中心集合了当时的乌克兰知识精英，他们之中有法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文学家，其中历史学者在界定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与历史源流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西南罗斯历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到 20 世纪初格鲁舍夫斯基所撰写的《绘图乌克兰史》《乌克兰罗斯史》出版，乌克兰地方史所承载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诉求逐渐清晰。最终完成了以联邦、自治为核心的从“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到“乌克兰民族复兴运动”的民族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建构。

在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19 世纪上半叶，东欧地区出现了普遍的民族意识觉醒，各地民族主义运动频繁发生，具体原因复杂多样。俄罗斯在自身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也遭遇了来自西南地区波兰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问题。外在因素和内在动机共同推动了 19 世纪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首先，波兰民族运动和俄国在西南地区强制的去波兰化政策，加速了俄国内部各方势力的对立，激发了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其次，整个 19 世纪俄国境内知识分子受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反思现状，民族知识分子的启蒙加速了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觉醒。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中为塑造民族意识和谋求民族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19 世纪下半叶乌克兰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大量基于一手地方档案史料的学术著作的问世，无疑为乌克兰，特别是右岸地区，在很长时段内曾拥有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增添了有力证据。最终，由于俄国庞大的政治版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整个 19 世纪在动荡中前行的俄国不可避免地面临地方分离主义思想的冲击。19 世纪中期，西伯利亚地区也出现了由平民知识分子推动的地方主义<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娄益华：“帝俄晚期的西伯利亚地方主义：思想演变与政治实践”，《俄罗斯学刊》，2023 年第 2 期，第 116-136 页。

思潮。当然，西伯利亚的地方主义者所秉持的地方爱国主义，只是主张地方利益优先，意欲摆脱集权体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束缚，并非追求脱离俄国和民族独立，这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此外，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并不代表民族认同的确立。整个 19 世纪，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建构仍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由民俗学到史学这一独立取向的民族历史文化建构只是民族主义思想宣传的底色，要想在广大民众中取得普遍的民族认同，还有待于历史进程中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刺激和历史条件的契合。随着 20 世纪初有利于传统帝国瓦解和民族独立历史条件的出现——罗曼诺夫王朝的倒台，乌克兰中央拉达建立，格鲁舍夫斯基出任中央拉达主席，标志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主义运动终于赢得了政治上的阶段性胜利。

**【Abstract】** The spread of German romanticism and historical views of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early 19<sup>th</sup> century further promoted the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various regions. Internal conflicts in nation-states gradually escalated, and the issue of nationalism became one social problem which urgently needed to be solved in the Tsarist Russian Empire. Southwest Russia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Polish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the 1820s and 1830s, the tsarist government's forceful suppression of national movements and its determined pursuit of Russification policy further intensified ethnic conflicts. Under dual influences of geo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Ukrain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aught in the middle, gradually awakened. In the mid-to-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of compiling Russian local history and through Ukrainian national intellectuals' interpret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ist thought was further enriched. In particular, the publication of works and political commentaries by historians such as Kostomarov and Grushevsky enabled the Ukrainian region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from folklore to historiography. By the end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Ukrainian nationalism w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Key Words】** Ukrainian Nationalism, Ukrainian Historical Narrative, Ukrainian Intelligentsia, Russian Local History Compil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немец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и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начале 19 в.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дальнейшему пробужд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Внутренни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н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обострялись, и вопрос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стал одним из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срочно нуждавшихся в разрешении в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Юго-Запад России находился под глубоким влиянием поль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1820-х и 1830-х годах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е подав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движений царск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и активное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политики русификации ещё больше обострили этничес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 Под двойным влиянием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украин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застрявшее в трещинах,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будилось. В середине-конце XIX ве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зд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мест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й украи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оннот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ещё больше обогатилась.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убликац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омментариев таких историков, как Костомаров и Грушевский, позволила украинскому региону завершить постро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от фольклора к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К концу XIX – началу XX веков нарративная основ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основном сложилась.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украин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нарратив, украин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стной истории

---

(责任编辑 宋羽竹)